



# 关于中國現代文学

李何林著

新文藝出版社

2  
• 1

# 关于中國現代文学

李 何 林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上 海

# 关于中國現代文学

李 何 林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登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071

開本 787×1032 耗 1/32 印張 4 1/8 字數 83,000

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0,000 定價(7) 0.36 元

## 前 記

這是我在解放後寫的有关中國現代文學和近代文學的四篇文章和三次講話的記錄。

前三篇是关于五四时代的新文學的：

“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自評一篇，一九五〇年“五四”紀念日曾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原題是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的性質和領導思想問題。當時的主要目的是在討論新文學的“領導思想”問題，以糾正我在一九三九年編寫印售，在解放後還在繼續印售的這本思潮論的錯誤。一九五〇年對於新文學的性質認為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學”，還沒意識到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成分，尤其是對於五四時代的新文學。當時所以這樣認為，由於覺得從“五四”到一九四九年我們的革命既然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文化是新民主主義文化，而文學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學”。當然我們也可以比較具體地說：“新文學是無產階級及其思想領導的、統一戰線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產階級的、人民大眾的文學”；而這些附加語的含意又恰恰是“新民主主義的”意思。從另一方面說，新文學是反映從“五四”到一九四九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現實和本質的，所以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學”。

而除这个提法以外，近几年我們还有两种提法：

一种是把这三十年的文学統統称之为革命民主主义的文学。这“革命民主主义”我想應該不同于俄國十九世紀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們”的革命民主主义；因為他們所反映的“不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俄國的農民民主革命，我們的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所以我們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文学”，實質上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新民主主义是屬於社会主义范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領導的，那么，“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当然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成分。

另一种提法是就創作方法來說的：第一个十年（一九一八——一九二七）是批判的现实主义或基本上是批判的现实主义；由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二年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或革命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一九四二年以后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說：整个三十年都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或革命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或說：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九年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或革命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这“革命”大約是“有社会主义思想領導的革命”的意思，也就是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分的意思。或說：整个三十年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屬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范疇的文学。

那么，对于中國新文学的性質究竟應該怎样說明？还有待于大家的研究和討論。

第四、五、六篇，是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到五四年三月在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为中國作家协会文学講習所）对學員

同志們的三次講話的記錄，由我修改了的。那時正是第二次文代大會以後，學員同志們正要學習中國現代文學；要我用三個半天的時間先簡單地介紹一下新文學的發展概況。因為在第二次文代大會上，周總理、茅盾和周揚三位領導同志都指出：從五四時代起，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就開始萌芽，“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的主導傾向或主流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我當時就嘗試着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新文學中的萌芽、成長和發展”作為綫索，介紹了一下新文學的發展概況。因為我的理論水平低，也因為我對新文學作品和有關資料閱讀的少，我沒能比較全面地具體地闡述它的萌芽、成長和發展的情況。雖然由於時間的限制，但質的好壞並不決定於量的多少；這三次講話的內容不僅僅粗疏簡陋，錯誤也一定難免！新文學史上沒有解決的重大問題很多，急待領導上或中國作家協會組織力量研究討論；那麼，我的這三篇粗疏的錯誤的講話就作為同志們研究批評的對象吧。

最後一篇是關於舊民主主義革命時代的文學改良運動的。五四時代的新文學是直接繼承這文學改良運動的反帝反封建（雖然沒有五四時代徹底）的現實主義的精神，一脈相承地發展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的文學革命運動。舒蕪同志最近在光明日報“文學遺產”（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五日）上發表一篇開展自鴉片戰爭到五四時期文學史的研究的文章。他認為這段文學史過去研究新文學和古典文學的人都不管，是“兩不管”的部分；他要求“這方面的研究，應該盡速展開。”我這篇是一九五四年九月寫的，發表在十月號的新建設上；也是想給

这个时期的文学画下一个輪廓。但同样由于我的理論水平低和讀的書太少，同样画了一个粗疏的甚至是可能有錯誤的輪廓！譬如，就和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出版的第十二期文史哲上陸侃如、馮沅君二先生的中國文学史稿（十八）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比較，它所提到的作家和作品都比我的多得多，見解也比我的好。几十年來，这一段文学史确是一塊半开垦的荒地，今后古典文学的研究者們固然要“管”，新文学的研究者們也不能不“管”，因为新文学和它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李何林 一九五六年一月草于南开大学。

## 目 次

|                                       |     |
|---------------------------------------|-----|
| 前 記 .....                             | I   |
| “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自評 .....                 | 1   |
| 五四时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萌芽 .....                 | 10  |
| 批判胡適唯心論文学思想的几个主要方面 .....              | 21  |
| “五四”以來新文学發展的道路<br>——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    | 39  |
| 左联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成長 .....                 | 59  |
| “在延安文藝座談会上的講話”以后<br>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發展 ..... | 86  |
| 从鴉片战争到“五四”的社会背景和文学概況 .....            | 104 |

## “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自評

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以下簡稱思潮論）是我自一九三八年夏天到一九三九年夏天，在四川江津縣白沙鎮編寫的；我在序的末了說：“編者僻處小鎮，參考書籍甚感困難；取材不周，論述未免失當。尚祈讀者原諒并賜指正，為幸！”這并不是照例的客套，當時我確是感覺到“論述未免失當”的；但限于當時蔣管區的环境，和自己的學識修養太差，也只能搞出那樣一本東西。由于中國出版界從那時到現在這十一年期間，還沒有一本“中國新文學史”或“中國新文藝思想史”，系統的給一般讀者一個中國新文學發展的概況；這本書自從一九四〇年春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以來，遂即填上了這一個空白：上海版，香港版，桂林版，重慶版，東北版，大約印售了已經不少了。“未免失當”的“論述”，也該影響了不少的讀者。一九四八年秋我在正定華北大學國文系工作，草擬了一個近三十年中國新文學運動大綱；前二十年即大致依照思潮論的綱目，~~加上民國以後二十年~~；我的意思其實仍是新文學思想發展大綱，~~不是新文學運動大綱~~，當時匆忙間沒有把它區別開來。錢~~君~~君、周~~君~~君同志看過後，對於中國新文學的性質和五四時代新文學的性質思想問題，向我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見下），我當時雖然覺得他們說的也有理由，但並未能使我心服。以後經過年約一年期間在華北大學的熏陶和學習，以及同志們的

幫助，尤其是和范文瀾同志的商談，才認識到他們的見解是正確的。所以在一九四九年九月，我就向華北大學國文系全體同學批評了思潮論的一些缺點，尤其是五四時代的領導思想問題。我是早該根據我現有的思想水平和諸同志的意見，批評一下思潮論的錯誤或缺點，以告罪于讀者的了，也想把全書重寫并補寫最近的十餘年，但總沒有這樣的机会和可能。昨見報載北京各大學同學正在熱烈的展開討論五四運動的領導問題；光明日報社的紀念五四“筆談”征稿，也以“五四運動中的領導思想問題”為題；難道同學們中也有人以為五四運動是資產階級領導，五四時代的領導思想是資產階級思想嗎？那就和十一年前我所編寫的思潮論犯同一錯誤了。李廣田先生要我在“五四”紀念日前去清華大學向同學們作一次關於中國新文學問題的報告；一舉兩得，我就粗略的寫下這篇文章來，敬請大家指教！

## 一 中國新文學的性質問題

我在思潮論的序里面說：

如以這二十年（一九一七——一九三七）文藝思想發展的“階級性”來講，實在只有兩種思想做為主要的潮流支配着這二十年的文藝界。即由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七年是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發展和無產階級文藝思想萌芽的時代；由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是無產階級文藝思想發展的時代。

問題就在於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發展”，和它在五四時代是不是領導思想？以及中國新文學的基本性質是什麼？虽

然在我的全書中，到处說“中國新文学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学”，“文学研究会和創造社的作者是小資產階級作家”，“一九二八年魯迅和創造社、太陽社的論爭，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內哄”，但我对于“五四”前后一二年反古文、文言文的斗争和提倡白話文的运动，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文学运动；对其后的文学研究会的寫实主义运动及其作品，和創造社的浪漫主义运动及其作品，也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文学运动和資產階級的文学样式。並沒有說：“这是在無產階級及其思想領導下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反帝反封建反買办資產階級（一九二七以后的官僚資產階級）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运动。”虽然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論那时（一九三九）还没有發表，蔣管区的學術界还没有应用“新民主主义”这一个名詞，但我把“五四时代”（即“五四”前后一二年到一九二五年的“五卅”。）的新文学运动，当作是資產階級的文学运动，（虽然我也說過無產階級文学思想在一九二三年“二七”以后也就產生。）沒有看出从“五四”一开始，無產階級思想就在起着領導作用，資產階級的思想只支配着極少数的作家。所以，还是錢俊瑞、何干之二同志說的对：

从“五四”到現在，中國的新文学乃是以無產階級文学思想为領導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亦即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它不是帝國主义文学和封建文学，这是很顯然的，因为这二者恰是新文学的敌人。它也决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文学；只是当作它的構成部分，它包含着一部分具有民族独立思想和反封建思想的資產階級文学，而这个中國的資產階級文学（不是翻譯），在新文学陣地上所占的比重和地位是每况愈下了。它也不是無產階級的社会主义

文学，因为它并不一般地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生活（当然，苏联作品的介绍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方向和继续前进，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我们的新文学就其内容和作者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来说，都是一个统一战线的（即包含有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及其作家）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主义的文学。这就是我们的新文学的基本性质。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八日钱俊瑞致何干之、

陈唯实、李何林、尚钺的信。

近三十年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你用‘资产阶级的文学运动’来表示。第一个十年中著名的作家有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鲁迅的作品如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显然是急进民主主义者的作品。鲁迅曾说他的小说是遵奉‘革命先驱者’的命令而写的，其思想本质，则是共产主义的。郭沫若的诗如女神、星空，剧作如三个叛逆的女性等，显然也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作品；至于他的创作方法，不是一般的浪漫主义，而是革命的浪漫主义。成仿吾的批评也属于这一类。郁达夫的颓废作品，则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另一派，但也可以算是反抗的——消极的反抗。并且鲁迅自一九二八年后即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而郭、成等在“五四”后期即受了马列主义的影响而逐渐转变。（思潮论对此没有看错——何林。）这是急进民主主义者发展的道路，否则把他们都列入资产阶级的范畴，新文学史就不可解了。

——一九四八年十月何干之致李何林信。

我当时的看法是：五四运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乘机发展起来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也是以资产阶级思想占优势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在蒋管区的进步文化界有这种看法

的人很多。一九三七年左右出版的何干之同志的近代中國啓蒙運動史也是這種看法。)所有在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學燈、覺悟、晨報副刊、改造、少年中國等等雜誌和副刊上發表反帝反封建文章的人，十分之九運用的是資產階級的“科學”和“民主”的兩大思想武器，只有李大釗、毛澤東、恽代英等極少數的人，才具有初步的馬列主義的觀點。因此對於“五四時代”的新文學運動，我也就順理成章地認為：“五四前後一二年反古文、文言文的鬥爭和白話文的提倡，是資產階級的文學運動；五四時代後期的文學研究會的為社會為人生而藝術的寫實主義運動，和創造社的為藝術而藝術的浪漫主義運動，也是歐美十八九世紀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潮和文學樣式在中國的重演。這兩個團體的作家雖然多半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他們的政治社會思想和文藝思想，則是資產階級的。”而沒有看出來：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在思想的“量”上雖然好似資產階級的“科學”和“民主”占着優勢，但是作為一個新生事物的新興無產階級的思想，在“質”一方面實在起着領導的作用。尤其是在十月革命影響之下發生的“五四”新文學運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在世界範圍內業已日趨沒落的資產階級思想，是不能起領導作用的。也沒有看出來“反古文、文言文的鬥爭和白話文的提倡”雖然是資產階級“性”的文學運動，但是是在無形之中被無產階級思想所引導或影響的小資產階級和一小部分資產階級的文學鬥爭，資產階級的工作是其中最弱的一環。也沒有看出文學研究會的寫實主義和創造社的浪漫主義，從形式上看來雖然是歐美資產階級文學運動的重演，但他們的思想和作品基本上並不同於歐美資產階級的作家。

五四时代(及其以后)的中國新文学，是在無產階級思想領導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反買辦資產階級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学，不是在資本主义國家內受資產階級思想支配的資產階級的單純反封建的文学。

## 二 中國新文学的領導思想問題

思潮論對於“五四”以來無產階級文藝思想的發生和發展，以至一九二八年以後在中國文藝思想界占着絕對的優勢，作為領導思想戰勝了一切，支配了一切的情形，是論述了的。

不過郭沫若的我們的文藝新運動和郁達夫的文学上的階級斗争之所以均發表於一九二三年五月，很顯然的在說明文学上的劳动階級意識的反映，是以前在前三個月就爆發了的“二七運動”為背景的。二七運動是中國工人第一次轟轟烈烈的大運動，在反封建軍閥斗争上顯示了他們的社會的力量。以後在五卅，在北伐，他們的力量就愈益強大起來了。因而劳动階級的文学意識，（即無產階級的文学思想）也就由萌芽而生長、成熟、終於在一九二八年以後作為中國文藝思想界的主導勢力而發展下去。（思潮論第一一四頁）

所以，思潮論的錯誤，並不是它沒有看出自“五四”以來無產階級文藝思想的發生和發展，而在它把這種思想延遲到一九二八年以後才認為是中國文藝思想界的“主導力量”，沒有指出來從“五四”起就是領導思想了。

錢俊瑞同志說：

關於誰是新文学的領導者問題，毛主席在其新民主主義論中

就明确的指明：“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运动（包括新文学运动在內——錢），中國的文化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它們還有領導作用。在五四以後，這個階級的文化思想，却比較它的政治上的東西還要落后，就絕無領導作用；至多在革命時期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一個盟員，至於盟長的資格，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肩上。這是鐵一般的規律，誰也否認不了的。”這主要是由於：一、世界已進到帝國主義時期，特別是十月革命的勝利；二、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和無產階級的興起，這些基本條件所決定的。“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當時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綫運動。”同時，這個“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因此，我們應該肯定：五四運動這一統一戰綫的革命運動的主要領導思想是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思想。從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北伐戰爭，這個包括三個階級，即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綫，在政治上達到了國共合作，在軍事上進行了北伐戰爭，在文化上則共同進行了反帝反封建（反對尊孔、讀經、反對舊文學、文言文、反迷信）的宣傳教育。在這一時期，無產階級思想之作為革命運動的主要領導思想，就更加明顯與確定了。以後，從一九二七到三六年的內戰時期，從三七年到四五年的抗戰時期，以及從四六年到現在的人民解放戰爭時期，無產階級思想對整個文化領域的領導，則是一個時期比一個時期地更加突出，鞏固，擴大（指被領導的對象和領域而言），並走向日益健全和完備的地步。現在中國文化的領域內，只剩下一大部分自然科學的障地，我們還沒有來得及和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去占領它；其他的障地，則不僅已被我們占領，而且早已被我們利用了作為進攻敵人的強大障地了。這在文學和社會科學部門表現得最為明顯。這就是我們對於無產階級思想在新文

學運動中的領導地位看法。(前引之信)

何干之同志說：

資產階級的文學思想，只是五四文學思想的一種，並且不是重要的一種；而李大釗、陳獨秀等早年就有共產主義思想，而這種思想才是那時代的領導思想。你看這看法如何？第二個和第三個十年，你用“無產階級文學思想”來表示，這作為一種文學方法或創作方法來講，是不錯的；但文學運動的性質，則是反帝反封建的，即是屬於新民主主義的文學範疇，（最初十年也是如此）這一點不能夠含糊，只是反對誰聯合誰等問題有所不同而已。（前引致李何林信）

范文瀾同志給我的信里說：

一、五四運動是在十月革命以後才發生的，新民主主義論第十三節講得很清楚。所以，從五四運動作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看來，它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所影響的，也可以說是世界無產階級所領導的。

二、五四運動是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新民主主義論第十三節）革命運動，當然不容否認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作用。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無產階級思想，在這個運動中雖然數量比較小，質量卻比較高，是最先進的，最能夠動員廣大革命群眾的一種思想。所以，這種思想在這個統一戰線中是處於主導地位的。這是從發展的一方面着眼所得的結論。

范信中末了一段：“無產階級思想在這個運動中雖然數量比較小，質量卻比較高，……這是從發展的一方面着眼所得的結論。”對於我的說服力最大。我在蔣管區雖然也看過一點辯證唯物主義的書，記了一些書本上的法則或教條，但不能運用于實際，遂把一個衰老沒落的似乎量大的事物（資產階級思想）遮蓋了新生的發展着的量雖小而質高的事物（無產階級思

想)的領導作用。

我說“似乎量大”，意思就是“其实量也并不大”；因为我“現在”認為：李大釗先生固不用說，其他如魯迅、沈雁冰、郭沫若等等，他們在五四時代假使所接受的僅僅是在世界範圍內日趨沒落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的影响，而沒有在無形之中（他們不自覺的）被無產階級思想所感染，所引導，那麼，他們就不可能在“五四”前後所發表的文章里面，那樣激烈的向封建文化思想和文學進行鬥爭。以先天不足，後天又不良的軟弱的中國資產階級作為社會基礎的代言人、是不可能在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向封建勢力進行那樣的鬥爭的。文章俱在，大家翻出來看一看就可以了。

思潮論對於抗戰前二十年中國新文學的性質，沒有明確的指出從開始到末了都是統一戰綫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學。對於五四時代的領導思想問題，又認為是資產階級思想占優勢，沒有看見無產階級思想從開始就在領導着了。以上二者不過是思潮論兩個大的方面的缺點或錯誤，其他大的小的錯誤或缺點還很多，以我現在的能力和時間都不可能一一的把它們寫出來。我只希望能有機會把那本書全部重寫一下，並加上最近的十多年；或者請全國文聯來作這個工作，這是極需要作的工作！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日於中央教育部